

•长篇纪实文学•

# 恍若隔世

——我的知青岁月

木斋 著



作家出版社

# 經濟學

—— 經濟學原理

第一版



中華書局

# 恍若隔世

## ——我的知青岁月

木斋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恍若隔世：我的知青岁月/木斋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0

ISBN 7-5063-1524-6

I. 恍… II. 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353 号



恍若隔世——我的知青岁月

---

作 者：木斋

责任编辑：张玉太

装帧设计：余萌

版式设计：郑芬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大兴沙窝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10 千

印 张：10

插页：42

印 数：10000 册

版 次：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24-6/1.1512

定 价：18.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我很难想到写写自己的人生经历,总觉得那不过是你个人的历史,与大众并无太大的关系。

产生写作的念头,大致是在今年春节的前后。当时已经采访了十几位作家,酝酿了写作的情绪;春节时,以前与我一同插队的知青同学,在与我失散了20余年后,重新寻找到了我,欢聚在我家。当年的少年少女,而今已是“多情早生华发”了。蓦然回首,才意识到已是整整30年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又一个写作触发点。

在采访和写作《追踪98知青文学热》时,我的采访对象,那些著名的知青作家对于知青题材的满怀情感的论述,深深地感染着我,这就又进一步激活了我的创作冲动。

其实,世界虽是大千,却也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正像是一滴水海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线,一个有意味的个体的真实,也可以记录下一个时代。正如西方诗人所说,“一粒沙子里一个世界”。

自今年春节动笔,写到现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写完了,却还不知道这本书应该叫什么名字好。也就是说,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或说是表现了什么主题。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写作之时只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幕幕令人回味不已的画面,并没有先去深掘其中的内涵。

在写了几个小节之后,正逢《南方都市报》索稿,就将《绿色的幻灭》等电传了过去,该报为之设置了一个《知青岁月》的栏目,加以刊载,于是,我的这本书也就初名为《知青岁月》。

当我写作到《梦断龙门》一节时,我曾将全书的书名改为《我的大学梦》。我的学生们是我的第一批读者,他们说,我在乡下作的诗歌是他们最为喜欢阅读的部分之一,而且,大学梦似乎人人都做

过，而一个人十几年一直写诗，一直保持诗人之心，却是稀罕的，因此，建议在我的书名中将这一点体现出来。于是，这本书有很长时间又曾名为《诗心学梦》。

《诗心学梦》是说这本书具有双重主题：一个是诗心，诗人之心；一个是学梦，求学之梦，大学之梦，学者之梦。

但12年的知青岁月，十几年的人生经历，又怎能用一两个“梦”字了得？我曾有过绿色的梦幻，有过浪漫的憧憬，有过初恋的神圣，有过友情的渴望。饥饿时有过饱餐的奢望，别离时有过莫名的惆怅，枯寂时有着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等等。而且，这本书并不完全是写我个人的事情，而是从我的眼光出发，描述了那段历史。因此，书名又一次回到《知青岁月》。

但责编张玉太先生和我都感到意有不足，认为“知青岁月”虽然必不可少，但还是没有表达出此书的独特之处。

回想知青岁月，虽然不过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但却犹如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令人有恍然梦境之感。因此，遂定为现在的书名。

听说最近流行隐私，我不巧赶了这个时髦，这是我不情愿的。多年学者的生涯，已经养成了清高、孤独的品性，本性难移。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只有深深地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本书才有它存在的权利。但要太深地揭示，特别是揭示我们民族的某些讳莫如深的层面，又觉得无颜面对熟悉我的读者，同时，也担心触犯他人的隐私。我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中和。

近日初稿甫定，我兴冲冲地给往日下乡的一位同学打去电话，说其中也写了他的事情。他迟疑地说，不同意，至少得先看看怎么写的。他说，不明白我为什么还对那时的事情感兴趣。

我不禁哑然。他似乎提出了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当然不是为了秋后算帐，千古兴亡事，都付笑谈中，何况区区几十年前的往事？我也不是如同孔子于《春秋》，司马迁于《史记》，因为我记载的并不是一国之政事，我笔下的人物，包括我在内，都是芸芸众生，平民百姓。那么，我为什么还会有兴趣花费我半载的生命，来描述这段时光？

我笔下的人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真实的回忆之中,他们已经成为了有意味的艺术形象,在他们的形象里,寄托着我的审美情趣,寄托着我对时代的认知。每个人物,既在真实地再现他个人历史的真实,也在构成那个时代的艺术的真实。

所以,虽然我与我的昔日的同学在三十年后重逢亲密无间,我仍然要忠实地记载这段历史,而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重塑。那时候,我们年轻,我们幼稚,我们革命,我们激情,就让我按照历史的原样记录吧!

为此,我以自己为第一解剖对象。譬如,我写了当年我参加阶级斗争的狂热,也写了我的忏悔,就是为了历史不再重演。

历史是不能修饰的。个人的历史不能修饰,民族的历史更不能修饰。遮掩历史,就意味着悲剧的可能再演。

当然,我也以较多的篇幅写了我的爱情经历,甚至生理的真实感受。它属于人的“本性”,人的“本原”,在人的一生中,也应占有着“本原”的地位。按照道德标准,似乎应该只写一人,海枯石烂,而在我的这本书中,却先后写了许多。不知道是否会有损于我的道德形象。我的情爱历史确实就是那样发生过的,我只能从实写来,别无选择。这些浪漫或是不浪漫的情爱故事,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横剖面,流淌着时代的血液,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但我应该说明,结尾处的自传体长诗《昨夜风雨今日歌》,贯穿其中的“我”与女作家现在进行时的爱情情节,纯属子虚,并非纪实。不郑重声明这一点,恐怕后果就严重了。

写作的时候,我的手头只有两本资料可供参考,一本是我的自编诗集,另一本是我下乡时的日记。但我在写完此书的初稿时,对我的日记还是不屑一顾呢!觉得里面的话全是“冒傻气”,太左,太革命,以至让我读了脸红。在出版社已经二审之后,我才重新认识了这个问题,如同我在整理完日记时所体会的:

整理了几则当年知青时代的日记,不知是否裨益于更为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近日读《文学自由谈》载韩石山的文章《真实是可怕的》,引韦君宜先生语,说知青作家“只写了自己如何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

## 自序

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

笔者作为知青，同意老前辈的质问，我们也应有勇气面对历史。我作为黑五类“可教育好的子女”，无权参加打砸抢，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化革命的潮流，也不可避免地“投身革命”了。

如果我的这些日记，能够表述当时我们是如何从狂热中走向失落和冷静的，吾意足矣！

顺便说说，这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诗歌。诗文混杂，是其特点之一。其中所引，大都是当时所作而现在略加修改的。但我从来就没有想到把这些诗作投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认为诗歌完全是个人的？是，也不是，每个愿意来看诗的朋友，我都是很愿意拿给他看的；看来还是因为我生活在我个人的世界里。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自卑而又自傲，我享受作诗之后的愉悦，却又没有勇气将诗歌作为稿件投入信箱。

书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而人名却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书中提及到的各位朋友，有许多未能提前一一禀告，得罪之处，尚请海涵。也有许多关系很好的朋友，因为没有把握好其中的意味，故未能提及，也请海涵。

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责任编辑张玉太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的知青同学赵凤仪等几位同学，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知青时代的照片，并对此书的写作给予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好心的朋友，劝我请名人做个序，说这样好卖。我也未尝不动心。西晋时左思写了《三都赋》，当时左思没有名气，就请了名人皇甫谧为之作序，一时洛阳为之纸贵。以后，遂有了名人作序的风气。不过，也有人不喜欢这种风气。苏东坡与黄山谷号称“苏黄”，关系极为密切，但两人初识时，黄的舅父时与东坡为友，托请苏轼为之鼓吹。苏轼说，好的文章就如精金美玉，自有定评。

所以，请不请名人作序，似乎倒不重要。如果是真的金玉，自然会有它的价值的。

是为自序。

1998年8月26日于北京木斋寓所



## 目 录

自序 .....	( 1 )
引子 .....	( 1 )
1. 一生大计今晨始 .....	( 3 )
2. 我们的小组家庭 .....	( 9 )
3. 发表在洁白的沙滩上 .....	( 16 )
4. 初尝醉酒 .....	( 20 )
5. 绿色的幻灭 .....	( 25 )
6. 八月风雪诵诗章 .....	( 28 )
7. 油灯事件 .....	( 33 )
8. 园日涉以成趣 .....	( 39 )
9. 关于我的笑话 .....	( 43 )
10. 沉睡在理想的梦乡 .....	( 48 )
11. 带月荷锄归 .....	( 55 )
12. 接受再教育 .....	( 63 )
13. 在乡下开会 .....	( 71 )
14. 梦里龙驹今始骑 .....	( 75 )
15. 照无眠 .....	( 80 )
16. 旅程：第一次回京探亲 .....	( 85 )

## 目 录

---

17. 第一次探亲：学哲学 ..... (92)
18. 诗人王磊·采访“麦新” ..... (95)
19. 第一次上讲台 ..... (100)
20. 和平学校 ..... (104)
21. 孩子王 ..... (108)
22. 知青时代的日记选录（之一） ..... (112)
23. 知青时代的日记选录（之二） ..... (118)
24. 1971年的秋天 ..... (124)
25. 醉意伴君歌 ..... (129)
26. 老侯 ..... (135)
27. 知青时代的日记选录（之三） ..... (138)
28. 知青时代的日记选录（之四） ..... (143)
29. 梦断龙门 ..... (148)
30. 莽原浩野兮——家何在 ..... (153)
31. 小路与春灌 ..... (157)
32. 有从无处生 ..... (163)
33. 憧憬浪漫 ..... (169)
34. 公差回北京 ..... (174)
35. 银飞玉泻 ..... (179)
36. 囚鸟高飞已不疑 ..... (183)
37. 在黄河的怀抱 ..... (186)
38. 游华山 ..... (190)
39. 在乡下过春节 ..... (193)
40. 漫漫长夜 ..... (196)
41. 梦断废丝楼 ..... (200)
42. 那玲 ..... (204)

43. 布云·····	(210)
44. 告别开鲁·····	(215)
45. 霍林河·····	(219)
46. 喧闹中的孤独者·····	(224)
47. 喧闹中的喧闹者·····	(228)
48. 水鸟逃避风雨的巢·····	(233)
49. 抉择·····	(238)
50. 死里逃生·····	(243)
51. 你师从于谁·····	(251)
52. 昨夜风雨今日歌（自传体长诗）·····	(257)

## 附录一：

### 木斋诗钞

无题·····	(279)
别离曲四首·····	(279)
一、机场送行·····	(279)
二、遐想坐在飞机上·····	(279)
三、通感·····	(280)
四、遐想在归来的列车上·····	(280)
青鸟与大地·····	(281)
思念·····	(282)
思念·····	(283)
夏·····	(283)
诗觅·····	(284)
花儿的枯萎·····	(286)

## 目 录

---

抉择	(286)
雨中	(287)
飘落	(287)
尘埃	(288)
夜步江桥	(289)
游杭州西湖五首	(289)
登紫阳远眺西湖	(289)
微雨踏苏堤	(290)
登望湖楼观西湖风雨	(290)
登保俶塔遥瞰	(290)
庐山云雾二首	(290)
九寨沟归来	(290)
舟行阳朔	(290)
海南二首	(291)
踏迹桄榔庵追步坡公诗韵	(291)
儋耳山	(291)
夜游惠州西湖	(291)
股市咏叹	(291)

## 附录二：

追踪 98 知青文学热	(292)
-------------	-------

## 引 子

回首我的心路历程，它大致是由两个玫瑰色的梦编织而成：诗人之梦与大学之梦。两个梦想谁先谁后，谁长谁短，孰重孰轻，皆已无可分辨，也无需分辨，因为它们也许原本就是孪生姊妹，是连体婴儿，甚或本来就是一个生命的不同名称。

做一个诗人，这是我少年时代开始的绵延了几十年的梦。

在我知青的时代，这个梦想，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要义。清晓时，第一道功课就是背诵诗词，伴着淙淙的流水；夜色里，吟咏合于眼前景物的诗句，伴着涌动的月波。

诗是我人生不弃的伴侣，是我痛苦孤寂中永远的慰藉。

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还没有点燃的灯”（泰戈尔语）。

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大学，是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小学同学，议论说他的邻居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话音里透着羡慕与敬佩。从此，“大学”两个字就成为我内心深处最为神秘的所在之一，成为我最早的人生理想。我想，等我长大了不知道是不是能够上大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大学。呀！如果那时我也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也让邻居的小朋友这样羡慕地谈论我，多棒！

但那时候，我不会想到，我的人生道路像我的同代人一样，会遭受许多的磨难；更不会想到，上大学竟会成为我的某

种难以实现却又难以化解的情结。

1966年，当我正坐在明亮的教室上课，为实现我的大学梦努力的时候，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我像是一只小船儿，被抛向了狂暴喧嚣的海涛。

我们，整个一代人，集体辍学了。

1968年，我17岁，是本应该读高中的年纪，却开始了上山下乡。我的大学梦破灭了。

此一去，就是12年。

12年时光，对于一个人生命的历程来说，应该说是漫长的，特别是，它是在痛苦中度过的。而今，当年痛苦的经历已经成为我最为宝贵的财富，成为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印迹，成为我今日仍在奋斗的源泉与动力。

我一直生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在诗的世界中。诗的视角构成了我生活的悲剧与喜剧，构成了我与外界的矛盾与冲突。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很有趣味的东西，在我眼中会是索然无味，反之亦然。这当然是我在写作了这本书之后才明白的道理。

但悲剧与喜剧早已发生。

## 1. 一生大计今晨始

1968年的8月26日，上午9时，北京火车站里人头攒动，人们笑着、说着，握着手，同性者也有拥抱着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送行场面，不是一次平常的列车，这是北京首批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送行。可以说，随着一声列车启动的长鸣，一场轰轰烈烈、人类文明绝无仅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

时隔整整30年了，当时的情景依然生动地录在我脑海的磁带上，从整体场面的摇镜头，到每一位为我送行的人的特写镜头，都一一清晰无损。

列车的车轮刚一启动，喧闹的场面即刻成为了哭的海洋。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仿佛在此之前，不知道列车真的会走一样。或者还天真的以为，像是每次学校组织的学农、学工一样，跑出去几天、十几天，至多几十天，打着背包就会又回来了。待到列车一瞬间的功夫，就把车站上挥手告别的同学、战友们甩在视线之外，就把自己从小生活的城市、学校、家庭甩在列车尾部的天边，大家这才意识到，真的要走了，也许是永远的走了，永远地做一个农民了，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革命的农民。

我的行李是个自己家打做的红木箱。箱上由自己填上一个陌生的地址和自己的名字。地址是：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新华公社和平大队第一小队。我知道，这是以后我要生活的地

方。

由北京到哲里木盟首府通辽市的车程，当时是 17 个小时。在以后 12 年的时光里，我除了前两年多坚持不肯回家探亲之外，以后的十年里，我每年一次往返于这条道路上。时常肩挑手拎，口里叼着车票，进入拥挤的站口。

翌日傍晚的时候，我们已经挤靠在一辆辆的敞篷解放卡车上，疾驶在通辽到开鲁县城之间的柏油马路上。昨日离别京城的泪迹未干，今日放眼莽原的歌声不断。

当晚，住在开鲁县城里，大概住的是党校。住了两天，吃的是八人一桌的会议式的伙食，就在我们以为这就是下乡而感到满意的时候，通知我们继续出发了。

这次是马车，是各个所在生产队来的马车。我们北京八十中的 20 多名知青，被分配到新华公社和平大队。

人民公社是 1958 年三面红旗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有 20 年左右的历史。50 年代初，土改之后，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土地，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共和国也度过了自己黄金般的岁月。如果这样走下去，到本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早已在世界的前列了。当然，那样，也就没有文革，没有知青，那是完全不同的共和国的历史。

几年的试验，使国家和一代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吃蓖麻籽，拉不出屎来，就灌蓖麻油。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去挖野菜。早餐是我和长我 4 岁的哥哥共同享有一个 2 两的窝窝头，和一碗野菜粥。哥哥已经学过分数的，说他的定量应该是  $\frac{3}{4}$ ，这样，我只能吃到  $\frac{1}{4}$  个窝头，不够一口，哥哥也同样不够一口。



1962年，中国原本有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却终于失之交臂。只是做了自我批评，撤消了大食堂等农民最为反感的一些名目。以后的时间，就始终为它修修补补，一直闹到我们下乡的时候，仍然在为它存在的合理性而费尽心机。

人民公社这个共产主义的雏形，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并且生存，固然是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但也不完全是。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难以一言道明。大概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儒家思想，上溯到中国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等思想。其实，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差异，差异构成了世界，构成了事物的运动，人类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看似不平等，其实，一旦人人完全平等了，你就会发现了它的不平等；从而知道，人与人之间表面的不平等，恰恰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存在。它是一种自身价值的自我调节。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是要抹杀差异，从而违背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而这些认识，即使当时有人认识到，也是无济于事的，徒然在历史的祭坛上增添几具祭品而已。

现在，两辆马车，八匹骏马，载着我们的歌声，就飞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人民公社的原野上。

人民公社的体制发展到1968年的时候，早已定型，它是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公社是国家的最为基层的政权机构，它既是政府，也是经济机构。由党政机关抓生产，焉能抓好？以后，我们经常看到公社领导深入基层抓生产，就时常疑惑，农民每年愿意种什么就让他们种什么得了，农民自己最有发言权，但农民就常常苦笑着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让你种什么，你就得种什么。

一个公社一般有十个左右的生产大队，大队的头头就不算